



晚来的箭簇，从灵魂射出

——读赵雪松诗集《划亮火柴》

米兰

正如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·卡瓦纳所言，在诗歌的经验世界里，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广度，而是深度。地上生生灭灭的水泡、经过墓园杏花树的一阵轻风、锄头柄上的木纹、初生牛犊眼中的轭具以及轭具上满布的星光……俗世生活中诸如此类不起眼之物，其实足够一位诗人观察体味而获得新知，并从中取得诗歌经验，“那形成我的秘密通道/是尘世生活与深邃天空/的一致性/在我身上惊人地发生”（赵雪松《简介》），当然，这种“惊人地发生”并非偶然，而是经历化蝶的疼痛、挣扎和奋力之后，抵达“觉悟”的结果。

合上赵雪松的诗集《划亮火柴》，可以看到封底印有诗评家张清华一句评论：“他的诗更兼有了非常浓郁的禅意，既有人生的况味，又有对万物的感悟。”这里的“禅意”自然不是隐藏，也不是后退，它由诗人的灵魂“核变”而来，是赵雪松三十年苦修的结果。读者倘若一无慧根，又缺乏想象力，则无法听到一根受潮的火柴被用力擦亮时，那像撕开一封黑暗中的来信所发出的声音，也无力感知诗篇中无处不在的意象所拥有的强大的暗示力。作为诗集的读者之一，卡夫卡笔记里这句“写作是一种祷告形式”，助我读懂了《划亮火柴》。

什么样的文字值得成书？赵雪松认为：

真正的书将会是这样：
封面，开始的人。
正文，成长的人。
封底，不完的人。
作者，人。
读者，人。
将书翻开，仍然是“人”字的形状。
人是什么？人是自然之子，与天上

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，与草木虫鱼没什么不同。但人总是习惯于将自己与他人、与社会、与草木，甚至与自己分别开来，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而微妙，人性深处矛盾和幽暗的一面被激发出来，于是人们反复权衡、左右摇摆、呆头呆脑而自以为。事实上，人类远不如飞鸟、草木活得自在。诗人赵雪松站在高处，俯视飞鸟那起伏的、开阔的脊背，豁然发现整个天空和连绵的群山都在那里生长。那是鸟儿的脊背吗，那里分明写着自由的墓志铭；他想纵身一跃，飞出窗口，“哪怕仅仅是一刹那/接近那块碑”，也算向自由靠近了一步。

所以说，写作到最后，不是靠才华，是靠灵魂，靠生命本真。

在这样一个捉襟见肘的年代，“聪明”的诗人早已习惯于回避苦难，情怀之作越发稀少。“我看见一对老夫妻/把头埋进垃圾箱/后面跟来门卫的呵斥和辱骂//星光迟迟/父母的光辉在哪里”——我是在深夜时分读到《早晨》这首诗的，那一刻，窗外一上弦月很轻盈，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人在世间找不到容身之地，他们也许是我们的父母，也许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；一觉醒来，阳光照耀着《清洁工》《装卸工》《农妇》，还有一首特别的诗《为志华印本诗集》——这首四十一行的诗，让我在“一件干净的事快要抵达朴素那至高的快乐”里，被深深感动。我能想象得到，诗人坐在路边，面对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，为残疾而贫穷的乡下诗人李志华自印一本诗集的念头，一下子跳出来：封面、封底、纸张、简介、字体、字号……一册薄薄的诗集让他陷入狂想。这时，“雨又下起来，雨线和打开狂

的行人/像梦和种子”。内心汹涌的波涛退去了，诗歌最后以风平浪静的比喻句结尾，读者得以一瞥“从云后出来的太阳”那熊熊燃烧的内核之时，或可理解，为什么说诗歌这种高居首位的文体所呈现的，是所有经验的核心。

诗人并非天生。对大地上司空见惯的蒲公英、曲曲菜、露珠、石头，常人往往熟视无睹，而当一个人一旦保有一双去弊的眼睛，便会对这些秉持别样注视，他就能从芜杂的现实中找到旁逸斜出之路，诗意就会迎面而来。《划亮火柴》中的七首以“黄河”为题的诗，若论感觉的细腻精微和对意象的捕捉能力，我认为作者2018年写的那首，当为首选。

傍晚，在黄河边树林里
我有些焦躁
一直金蝉在爬树
它爬呀、爬呀
连时间本身
都在一旁着急、催促
喊哑了嗓子

黄河披着暮色东流
宽阔，浩荡
像一只巨大金蝉，因慢燥燥
把飞逝藏在
不动里
他将一条裹着泥沙默默东去的大河幻化为一只金蝉，“它爬呀、爬呀”，作者他所表达的，也许是关于时间的悖论。这首诗在我脑海中映现的，则是一幅图景：一个浩瀚的、深沉的黄色身躯，爬呀爬呀，它要爬向大海，爬向蔚蓝。

一个写作者，如何以日常生活启发文学灵感、文学灵感如何转化为作品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人经验问题，是一个包括阅读与思考、语言与技巧，即我们常说的文学修养问题。当下很多诗人，尤其是年轻诗人，擅于铺陈炫技、堆砌词语，赵雪松更倾向于删繁就简。《倾诉》《露珠》《简介》《鸟背》等简短作品，就像箴言警句，语言简洁如三秋之树：繁乱消失了，臃肿消失了，叶落归根，反哺和滋养使得肉眼看不见的“根”愈发粗壮有力，重要的部分，核心内容，有意义的汉字，拨云见日，嶙峋尽现——我心慈悲，何须千军万马。

对于书写现实背后的东西，赵雪松可谓驾轻就熟。经历《黑暗》《枯坐》《皈依》之后，诗人已然完成对诗歌意象和隐喻性的表达。“十年，我们的骨骼在变小/但雷声还在我们的身体里/隐隐约约，并未走远”，诗句之间的跌宕起伏，饱含秘密，但它们终究不是亟待破解的谜题，它们仍然有着鲜明的含义。

在《后记》中，赵雪松写了对道友口中“好诗人必须是新人”这句话的理解。他认为这里的“新人”，指的是脱胎换骨的事、凤凰涅槃的事，“一个人要觉悟，要找到自己的神，并与之建立稳定的灵魂关系。”总观《划亮火柴》，一百二十三首诗歌整体传递出的灵魂之光，绝好地呼应了作者的诗歌理想，“晚来的箭簇，从灵魂射出”，保罗·策兰的诗句进一步诠释了这一点。

外化的世界与内化的精神相互作用，从未停止。“我写字的时候/总有一种恩情环绕笔端/像晨曦环照田畦”，赵雪松在诗中写道，“每一个笔画都成为命运/沐浴着光/环绕着一种恩情”。同样，不管读多少遍《划亮火柴》，这本诗集都会给予我们生命本质的启示和心灵的洗涤。

徐玉峰

秋之况味

中秋明月，白露二候。秋来，天高、云淡、风清、气爽。昼夜之间，在天高炎日与傍晚清风间洒脱行走。抬头向天，天际，蓝调铺满，白云随风游荡，心高寥远，万里风清。秋夜一念，仰望星空，一轮如盘圆月挂在东方树梢顶端，悄然攀起，须臾间，月明如水，饱蘸人间情味洒向大地。

秋深，景物越发丰厚多彩。昨日旷野还葱茏如夏，生机勃勃，秋晨一场薄霜拂过，朱颜便改，方寸大乱。好在，金黄与果实铺满了大地，挂满了枝头，让金秋别有一番沉甸甸收获滋味，岁月、

季节的自然轮回，慰藉了一部分人悲秋之凉意。秋天的味道，一片芳香。

一小撮白发出现在鬓角，坦然一笑。岁月、季节与节气时令，都值得人敬畏。从生命的起点到白发染鬓，人生绵长过程中，经历过多少阳光雨露，吸纳过多少日月精华。人成长老去的过程，是头脑思想丰富的过程，理性思维逻辑和常规生理一并不断变化，是一个迷人的真实过程。这就是成长。

自然如此，动物如此，人更应遵循本性里的一切美好、善良、感恩、本

真。不应被外界和俗世干扰内心的真实。风是季节的信使，让秋天灵动生机。这份灵动，常常让人感怀生活的美好。

每年秋天，我都会刻意选择一个时刻，在田野里或奔跑或徘徊，匍匐在已经耕种完成的田野里，深嗅大地的味道。捡起一针枯草——它经历过萌芽的孕育，破土而出的震撼，青绿摇曳的低调奢华，枯叶变黄的隐藏与等待。一棵小草经历过风霜雨雪、天灵地秀，四季轮回，日精月华，它淡然蜗居矮埂下，便有了小草极富哲理的生命过程，

王广峰

下雨天，想起那碗手擀面

日暮时分，天阴如晦，雷声隐隐，时而飘洒几滴失魂落魄的雨点，间或漏下几缕无精打采的光。丝丝凉风宛如细绢在脸上划过，清爽，绵柔。凝神之际，此情此景，恍惚穿越到儿时的夏日雨季。

记忆里，每到夏雨将至，母亲总会匆匆出门，她要趁着大雨来临之前，把肥料撒到地里。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，雨水是上天发的福利，而我却总是拽着她的衣角，连哭带闹，不让她去。到不为别的，说来丢人，我打小胆子小，最听不得雷声。母亲就哄我：“儿啊，听话，回来给你擀面条，再给你荷包个鸡蛋。”我噙着眼泪，抽泣着嘟囔：要俩。

母亲去了地里，我便跑到床上，把头埋进被子里，直到憋得喘不过气来，就再跳下床，扒在门帘上往外张望。突然一声炸雷，又把我吓得吱哇乱叫，再

跑回床上，继续埋上头。终于盼回了母亲，等她换下湿透的衣服，就开始和面、擀面条。

那个时候，母亲也就三十出头，干起活来那叫一个利索。她顺手拎起一个古铜色的瓷盆，盛上面粉添上水，三五下就把一瓢面粉揉成了白白胖胖的面团，就像墙上年画里那个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的脸。然后盖上笼布，稍作饧面。这空当儿，母亲端着面盆，来到东厢房的灶前点火烧水。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帮她续柴。我烧水时，母亲已经开始擀面了，那有力而带节奏感的动作使她头上裹着的白毛巾也翩翩起舞，像一只振翅欲飞的硕大蝴蝶。面被擀得薄如蝉翼，面条切得细如发丝。这时，水也烧开了，我踩着板凳舀入暖瓶。母亲则把锅里的剩水用炊帚撇净，又喊我把火烧大，然后热锅冷油，葱花爆香，淋上酱

油，再添水烧锅。

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理了理还未晾干的乱发，对我说：“小儿啊，我来烧火，你去玩儿吧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赶紧摞下烧火棍儿，飞回北屋，从草囤子里摸出俩鸡蛋，又连忙飞回来，蹲在母亲身边。我是生怕她忘了或反悔。此时，柴草燃烧散发出的独特气味与锅中的面条香气混和在一起，酝酿出一种幸福的味道，也沉淀下我平生永远无法删除的记忆。

朋友们，你可知道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某些气味、声音、场景或者某种食物都隐藏着我们的记忆密码，一旦重启便会引发万千感慨。我们常说钟情于某种食物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钟情于它的味道，而是钟情于它承载的回忆。对我而言，那矮矮的土坯房、袅袅的炊烟、屋檐下的雨帘、热气腾腾的手擀面，还有那该死的电闪雷鸣、到处

黏黏糊糊的泥泞……拼凑出了我湿漉漉的童年。

水开了，面条下锅。我伸出两手，递给母亲两颗已经带着我体温的鸡蛋，不停地向锅里张望，还舔着嘴唇。我是生怕那荷包蛋煮散了。可惜热气腾腾，啥也看不清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村里大多数人家还是以粗粮为主，吃顿面食就算是改善生活了，更别说享用鸡蛋这种奢侈品了。撒出面条出锅时，母亲又变戏法似地从身后摸出一个鸡蛋，碎成蛋液，倒入锅中，顷刻泛出漂亮的蛋花。

回忆总是那么美好。这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在这阴雨天里，又惦念着想吃手擀面。于是，妻和面，我擀面、切面条，一招一式模仿着母亲当年擀面条时的样子，只是面饼擀得不够薄，面条切得不够细。当我吃得满头大汗，妻问：“一碗面条，咋把眼睛吃红了……”

李健

都说月是故乡明

回想起来，那还是刚刚进入八月。每到农历那个月份，内心总是满满温情和丝丝香甜的味道，这种气息好像月饼的香甜，又似瓜果的甜美。走到户外的田野，秋高气爽，天高云淡，天上大块的云朵很浓稠洁白，不是那种缥缈的轻纱，阳光是那种金黄色，好像一幅有关故乡农忙时节的油画，总会让人心中漫溢着浓浓的思乡之情。空气清新而洁净，声音好像没有了空气中浑浊嘈杂的阻挡，可以传得很远，前街刚传来哪家大人唤儿归的声音，东边胡同又飘来哪家“叮叮当当”修补农具的敲击声，清脆而响亮。

早秋的子夜，耳边轻轻环绕着音乐，窗外没有月色，只有微风清朗，淡黄斑驳的落叶窸窣划过，阳台窗下零落地传来蛐蛐的鸣叫声，心中顿感温馨阵阵，蛐蛐的鸣叫总是关连着同一个地方和一个季节，那就是故乡和秋季。

仲秋时节，家乡院子里堆满未剥皮的玉米，吃过晚饭，父母带着我和哥哥剥棒子皮，满院弥漫着融融月色，院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蛐蛐的鸣叫，屋里的黑白电视机传来《十五的月亮》这首歌曲，“十五的月亮，照在家乡照在边关……”我和哥哥一人手里拿着半块月饼，吃一口再看一会儿月亮，问母亲：“娘，您和爸不是说等过了八月十五，去镇上的棉站卖了棉花，就带我们进城去吃包子吗？”母亲说：“好，你和哥哥今晚都要剥到一百个棒槌子，咱们后天就去！”顿时，我和哥哥都兴奋激动起来，拼命使劲地剥着棒子皮，有的棒子皮包得很紧，很难用手指撕开，我和哥哥甚至都用上了牙。

夜深了，我和哥哥都困了，清风吹过，已觉丝丝凉意，父母撵我们去屋里睡觉，可是我和哥哥总是关连着同一个地方和一个季节，那就是故乡和秋季。

啊！县城大寺怡兴园国营包子店里的包子我可是和哥哥垂涎很久了，还要去拍张全家福照片并去看一场电影，听说县城电影院最近正在放《少林寺》呢。

如今，自己虽已中年，感觉自己还完全没有苍老到要经常怀旧年纪，可是每年快要过年或要到八月十五时，总是沉浸在太多温情的记忆里。剥玉米、爬树摘枣、去田野烧玉米棒、跟着娘去家北棉花地里摘棉花……摘棉花时母亲都给我和哥哥腰里系上小布包袱，地头的包袱皮里的棉花慢慢堆成了洁白小山，一轮明月已挂上中天。

田野里成熟的庄稼地里馥郁的柴草香，融合在瓜果梨桃的甜香里阵阵飘来。我和哥哥摘棉花摘得累，早就把身体附贴在洁白软软的棉山上玩闹够了后，轻轻睡去……等被母亲叫醒，睁眼已，月明星密，我和哥哥跟在推着小推车的母亲身后，走在乡村田野归

家的阡陌小径上，小路两旁草沟里的蛐蛐和不知名小虫的鸣叫声，零落起伏地奏出一支“仲秋小夜曲”。这时满天星辉，月明清，满目如水的清辉洒落田野。

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吧，儿时这一切的点滴细节我怎么都不能忘记，这些童年的温情记忆至今还能温暖抵御我在成人世界里的风雨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那几日常会想起家乡的一些乡亲和旧事，因为他们曾带给了我儿时最初的那份亲切和纯粹，是一种真，在我长大后也曾用心地去感受和找寻，不过，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往往都把那份真隐藏得很深很深……

那就去梦里吧，再偷偷跑回儿时的故乡，穿一件满是口袋的衣裳，顺便把那时候的快乐闪光的趣妙，装满每个口袋，带回来，继续温暖照亮我以后的路。

扈满剑

月夜漫步

月光温柔地洒在窗台上，星星点点的光斑钻进了黑暗的夜，数颗若隐若现的星辰寂寥地挂在空中。我独自一人坐在桌前，平静地盯着那份被红叉覆盖的试卷，内心早已波涛汹涌。

“呜——”汽车鸣笛声将我呆滞中惊醒，我渐渐把思绪拽回。夜晚仍不见静谧的灯光，路上却又多了一些散步的人。困扰的我决定加入他们。

说走就走，刚下楼，一股轻柔而凉爽的风扑面而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到了一种由内到外的顺畅。抬头看向天空，残月倾洒着它的光辉，几颗星星依偎在它的身边；低头俯看街边，那些不起眼的花草也在月光的偏爱下显得别有一番韵味；放眼望去，车辆川流不息，鸣笛声不绝于耳，灯光交织，编织成一块又一块朦胧的光影。内心的浪花渐渐平复，身处灯红酒绿的城市中，人山人海，喧嚣拥挤，我的心中也似注入了热情与活力，重新恢复了生机。

继续漫无目的向前走。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，有相互搀扶依偎的老人，有欢声笑语的三口之家，有相互嬉闹的天真的孩子，也有行色匆匆的赶路者……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，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驶向哪里。三言两语间，我又想到了桌上的试卷，回想我之前压抑的心情，或许我不该只因一次的失败而失去信心，或许我不该漫无目的地学习……我深思着，继续向前走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来到湖边。月光如水，湖边景色，浑然天成，宁静温柔。一阵风轻抚而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湖面微微泛起层层涟漪，水中的月亮也轻轻晃动。湖的四周白炽灯光倒映在湖面上，与月光交织成黄白混合的优美的光影，湖面波光粼粼，一派恬静与柔和。

沿着湖边漫步，我哼起小调。又回想到自己的成绩，回想自己之前学习的种种。忽然发现，自己总是太过于注重成绩，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太大，也并不注重学习的方法，只知道一味地背课文、刷题，但真正的知识并没有掌握。释然后，我抬头看着夜晚的天空，宁静，平淡，正如我此刻的心。

回到家，重新拿起桌子上的那张试卷，认真地改正每一道错题。不知怎地，那些错题我竟全都做了，或许是因为风景，抑或者是心境，再次看向窗外，世界被静谧的灯光笼罩，陷入了寂静，深深的寂静。

夜深了，月色愈发耀眼；
心静了，思绪愈发清晰。

钱杰

忆访叶嘉莹

忆往谒词宗，先生气度雍。
谦谦如润玉，凛凛若苍松。
寄语滨州盛，期怀鲁北丰。
诗心融水月，大爱亦情浓。

二
迎隙赠词，厚望在慈眉。
斗室书香郁，清笺墨迹奇。
百凶磨此志，一叶展其姿。
晚色横塘秀，荷芳满凤池。

注：作者曾于2015年初赴南开大学拜谒叶嘉莹先生（号迦陵，字“荷”）。先生为滨州泰皇河公园题赠楹联“一水带名州入眼光光骄鲁北，千秋遗厚惠民功业忆秦皇”，并将所著《词学新论》赠与作者。先生历经坎坷，终成一代词学大师，可谓“天以百凶成一词人”（王国维语）。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记录了叶嘉莹的传奇人生和她的“弱德之美”。

戚哲芬

棉花田

大学那年，爷爷为我留了一块棉田
栗子林、豆角田，依偎在周边
爷爷每天绕着走两圈，烟袋锅里
氤氲地数着一圈圈情情逝去的光阴

初夏，棉花苗像懵懂的孩子
旁边豆角孱弱不堪
栗子树却像个愣头青
而夏天的手是个魔法师
风一场雨一场
把村西小河洗得更加澄澈

阵阵秋风掠过，棉桃冒出来
旁边还有红的紫的花簇拥着它
豆角架上垂下碧绿的秀发
栗子树上挂满了可爱的“小刺猬”

那年中秋，月亮来了又走，留下一轮清辉
那年爷爷也走了，他采下的棉花
安详又厚实，此刻盈握在我的手心

冬日，我把人间分为被子里和被外
村西小河也蜷缩着身子
我的电锅里沸腾着飘香的栗子
白色缭绕，像极了爷爷的烟锅